



先秦 — 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續編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先秦——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

25

巴蜀書社·中國·成都

目錄 (第二十五冊)

續明紀事本末	一
勝朝彤史拾遺記	一五六
海上見聞錄定本	二〇七
閩海紀略	二五二
嶺海焚餘	二八一
從征實錄	三二五
魯之春秋	四〇五
三藩紀事本末	五七七
靖海志	六三八
臺灣鄭氏始末	六九四
靖海紀事	七三二

續明紀事本末

趙賢

續明紀事本末

目錄

卷之一

南都兵事

卷之二

馬阮奸跡

卷之三

太子之讞

卷之四

四鎮之亂

卷之五

左兵之叛

卷之六

續明紀事本末

卷之六

浙海道兵

卷之七

閩海道兵

卷之八

江西之亂

卷之九

荆湘之亂

卷之十

兩廣之亂

卷之十一

四川之亂

卷之十二

黔滇之亂

卷之十三

永歷奔亡

卷之十四

永歷驚禍

卷之十五

諸方義旅

卷之十六

東南殉節

卷之十七

李孫之兵

卷之十八

自成遺亂

續明紀事本末

續明紀事本末

凡例

一谷氏原書筆勢高而持論尤核續編絕不能逮而隸事尤繁永歷十餘年採擇尤繁鄙意西南文獻凌遲久矣存之以俟通人之去取非敢云善本也

廟號皆準朱子書我太祖皇帝之例伏錢親王其始並稱封爵後則省之以符史例亦不蹈沈氏別裁詩選之失其書降臣降將亦詳遵武臣傳及

聖氏記小腆紀年之義例惟洪承疇吳三桂既叛其君更絕其祚趙之龍鄭芝龍陳邦傳劉永允必死其君田雄馬得功張國柱高得捷躬為叛逆或生執其世子妃孀罪尤難赦故特書叛臣叛將以殛之

一春秋內諱而乾時之敗據事直書我

朝永平岳州之兵

一論亦黃親王大臣之蓄積不白私而見小故續編於渡江後勝負之狀不為謎語亦續明紀事本末之公論

不敢抑揚附會自取罪戾

一福藩之立辭政固難枚舉稷稷史瑣談亦多難言故特以兵事為綱而間及昏亂之狀庶幾較嚴於例爾

一閩浙之兵雖相附麗然張晉鄭唐其實終別故漸以張終閩以鄭附以昭劃一其題西諸事凡與魯王周旋者皆識於浙而略於閩並非亂例

一永歷之時東南更亂區畫良難故準張氏三藩紀事之例各即其省治分之惟張氏原本頗有未備之處續編諸事稍多故所分亦較衆其湖南湖北廣東西陲西

甘肅或並二省為一卷或以附書以事多首尾不宜割裂陝甘事又較少不復能自為卷也

一紀年之法在宏光者用大書國漸變則以我

朝年號冠之而分注其改元於下亦不用僭偽等字謹遵欽定通鑑綱目續覽之例以昭為下不信之義其臺灣稱奉年號久乃去之亮其志也若西山之賊雖奉明號實亂人也故不之與

一簡史於周赧漢獻並稱王帝不沒其實宋史宋書雖與舊例尤善蓋既見其

不終亦不併諸傳亂茲編於宏光諸帝並以是書不敢蹈前人之失

一明末變端紛起事實不能盡確故五指之使臺海之變並存其說以守傳疑之

訓而報王賁偽及太子之獻出人尤甚故特識之論中

一有明之末固因矢死之臣忠節炯然從前拘於忌諱或加以惡詞恭讀

高宗純皇帝聖訓及專論通論之贈

如天之度褒及廢遺豈前代所能比其萬一故續編得以導揚

聖賢據事直書一洗從前之陋其不書楊維垣整既有物疑之言不敢率也

一起兵之人谷氏舊無此目其忠義又不可沒爰仿江南義師始末而書之然或

負罪重大或不久降附或其心實非為明則削之如宋權李鑑鑒玉田及天津巡

撫總兵官之於北直隸李廷泰委理於山西潘士良張鳳翔盧謙謝陞趙繼鼎於

山東李沾劉孔昭周謙趙麟趾於南直隸田仰柏龔甫順虎臣於浙江張啓祥鄧

雲龍曹志鏞汪文生朱謙清王祐彭坤陳九思於江西羅南生許志遠曾度於福

建明紀事本末

卷首

建鄴希明楊維棟於四川舉遂於廣西雖列其事然義兵之名則不之予昭其別

也又如史夏隆江鎮鼎建城豈為死為降不能臆斷亦本傳疑之訓而不之予其

峭然於亡滅之後者如孫夏峰順寧人黃黎洲徐世名沈文光若爾人則亟錄之

亦前史書邱原王保保之例也然亦不敢濫云又如山東之滿家洞閩粵湘楚川

黔滇桂亂民盜種託名揭竿苗寨土司乘機煽亂本非故主之思奚容猥列乎其

有孤身一旅輾轉於干戈烏寨之中百折不回姓氏已逸則述無可述蓋書固有

間矣

一抗節之人專紀南渡者紹谷氏也書法以省統府以府統州縣衛所其一役而

死節特多則聖其節烈最著者為綱而附以同類不得已乃以官秩為次其或府

州並無其人則即其縣衛而特書之不如如此恐致冗逸其去取多本明通鑑小腆

紀年諸書欲觀全豹自有專紀殉節之編在

一張李皆亡明之賊然獄右之罪李大於張李定國擁張之遺推戴永歷至死不

變故次以李孫之兵而殿自成遺亂於宋其序張李而起武昌變者前此谷氏

有紀也惟通城之死雅布蘭之功谷氏書之少誤不得已略正之

一近賢之紀明事者大都搜羅考訂各極其長間有訛誤亦不害其全體故續編

有所取法其或少有同異不復合於諸說亦頗費考核然在田儉人也讀書不多

才識尤味道悞舛必不能無或更慙於前人所望海內君子惠我瑤篇因其不

逮則幸甚

建明紀事本末

卷首

崇禎十七年春正月山西亂兵天下風淮巡撫路振飛使金聲桓守徐州周仕鳳守泗州周爾敏守清口圍民兵犒牛酒得士數萬三月賊知府鞏克順至淮安巡按御史王發祥之俄聞京師陷集衆泣曰代我將主將縛我以降乎抑誓守乎衆皆哭乃散潰根枝坊間與焚治兵固守夏四月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以兵討賊莊元宸一夕七次至以促之可法次浦口以立宏光帝遣王發祥執賊防禦使呂爾周於淮安周焚燒主也責以大義賊謝之振飛擊賊將董學禮於宿遷破之擒僞官胡崇賢等沈之河斬趙洪壽等五月庚寅福王監國於南京宏光帝以史可法爲太保大學士兼兵部尙書起復國體協理京營戎政督勵士獎東閣大學士詹曠等總軍務使兵部員外郎萬元吉督諭各鎮以張應元爲承天總兵官職設四鎮於江北命御史祁彪佳安撫江南止江西總督袁繼威兵入按左都御史劉宗周上疏略言今日之事非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決策親征無以作忠義之氣因陳討賊次第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一曰據形勢江左非偏安之業宜進圖江北淮安鳳陽安慶襄陽雖立重兵尤重在鳳陽駐親征之師東扼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荆湘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進秦晉燕齊必當響應一曰重屏藩遠不具論即如淮陽數百里間兩節鉞不能禦亂則一撫二鎮皆可斬也詳見一曰慎傳言今將督兵騁已非一日陛下親征所至燕間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膳飽各帥封賞孰濫宜略收奪夫左師以恢復封高劉逃敗而亦封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樞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日嚴舊官燕京既陷從逆棄職之徒宜別其罪其徘徊於順逆間者尤宜誅絕行此數者於討賊復仇之法亦略備矣又疏賊踰秦晉直逼京師大江已還三督撫坐視君父危亡不援一騎新朝既立宜遣六師不然遂遣一使問道北進檄燕中之父老起燕上之名王共激仇恥而諸臣又不出此紛紛制作盡屬體面將置南中而目於何地乎詔付史館大學士史可法請罷南京鎮撫參勇銳定制如北京侍衛錦衣營儀軍校並宜入伍毋允餉鎮撫官不必備從之吏部尙書張慎言陳中興上議曰節鎮日親藩日開屯日叛逆日僞命日復邸日功賞日起廢日懲貪日清卒詔嘉之兵部尙書協理

戎政張國維請建三輔以藩南京而以京口爲東輔蕪湖爲西輔京師爲中輔各設重兵守之不果行俄去職詳見疏御史郭維翰疏謂明御極將二旬而事除兇收拾人心之事未之或舉今僞官縱橫於鳳泗悍卒拾遺於瓜儀焚掠漸及江南而廟堂不聞動色惟以漫不切要之務督議營乞令內外諸臣洗滌肺腸一以辦賊復仇爲事報聞以趙光遠充四川總兵官分江北爲四鎮詳見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之以大監盧九德提督京營以鄧泗遠爲總兵官鎮九江以黃蜚爲總兵官鎮京口時叛將吳三桂已乞師於大清攝政王多爾袞人京師示諭江南削髮違者屠之英親王阿濟格及三桂西追賊

初史可法自浦口歸謁宏光帝於內守備府宏光帝色親思去可法止之請乘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復仇之意宏光帝唯唯及及位馬士英驟入詳見疏不並立乃自請督師濫揚許之京師譁異曰何奪我史公太學生陳方策諸生盧渭上疏淮揚門戶也京師堂奧也門戶有人堂奧豈可無人不聽以叛將趙之龍提督京營戎政之龍達與政己已史可法辭朝詔百官郊饒以總兵劉肇基于永綬李棲鳳下從者金聲桓張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天祿謀其成舉人李環主事何剛爲監紀諸鎮並受節制可法去劉孔昭馬士英益無忌高宏圖張慎言遂不能安其位可法以應廷吉等爲幕屬使詢帝后梓宮尋命祭鳳泗陵畢上疏北顧神京山河頓異陛下踐祚之始祇謁孝陵哀動行路若使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死亡略盡悲憤又當何如伏願聖此一心慎終始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未安王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無展展膺圖受錄則念先帝臨淵集本何以忽親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克勤克儉何以忽墜大業若不思遠略威令不行東南一隅未可保矣大學士高宏圖請定都山東示大舉討賊時分守睢陽道丁啓光副將盛時隆以兵執賊管河同知陳奇商邱知縣賈上俊柏林知縣郭邦鹿邑知縣孫隆澄密知縣許承陸考城知縣范周夏邑知縣尚國俊殺之請以丁啓光爲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督河南勦寇勦農諸營容先以畏賊大敗於朱仙鎮補職黃緣充爲事官至是縣提督使赴河南宋國福攝淮安巡撫路振飛幾謂逮得免饒代未至僞防禦使武極主賊黨董其禮僞之徐州舉人閻爾梅大罵碎其膝執爾梅下之獄振飛使陳城守備王某擊學禮於宿遷敗之執情送南京大享民義士聞者鼓舞

史可法疏淮安官民同守賊據至碎之使主權之使董學禮自邦政不敢前東南安
設勇衛衛以太監李國輔為監督復督官內官祿陸國子監典籍李懷疏爭之不
報封吳三桂為荷蘭公不知其已降 九江總督袁繼威言陛下即位雖以恩澤收人
心尤必以紀綱肅衆志益君德以剛毅為先不可使太阿倒持臣慮春冬之間淮上不
能無事請奉六龍為濯濯之行宏光帝難之妾曰廣言不可無此心又陳大計言金陵
恃大江而淮南江北為之障金陵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陽為之門今江北苦亂兵湖
南千里遼遠宜使重臣選吏親民通商收巴蜀之貨利襄陽古今所爭必設鎮宿
兵聚糧糧修城郭其器械不可不早也袁繼威守則可自宛洛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
可自歸德以圖河南亦可自蒙城以圖河北又言宋高不川李綱趙鼎而用汪黃秦湯
偏安一隅幸其國難雖深老成尚在若劉宗周吳甡黃道周楊廷樞薛秀使早用其
言何至今日語皆洞切馬士英謂刺已惡之繼威又遣朝士書言左兵不可不備宜重
督撫權示維制士英不省卒至九江之變 是月阿濟格破賊望都清水河盡下保定
賈定固關明北直地盡亡 六月給事中錢啟忠疏論兵事反復千言大意請宏光
結明紀事本末 卷一

帝親征斥諸臣意忽詞意激烈詔斥之 副總兵劉傑起在河南與沈萬登李際遇于
大忠皆以上豪擁兵塞大忠據高縣之屏風內機際遇差即登封之王泰鼎之而
反復兵賊至并諸降萬登踞汝州侯而後是年春萬登部殺劉洪禮洪起乃率郭黃勝
金卓趙晉發圍汝州城中食人彭德推官陳清夫為兩解萬登不可洪起破汝州殺萬
登 賊黨袁宗第聚眾至洪起走左良玉軍宗第圍城五日進洪起復入潛夫使人
杞縣執賊官偽巡撫梁啓隆通洪起遂渡河大破賊於柳園於是南至楚北至大河皆
奉洪起自居於汝齊濟齊都司李元和亦殺偽官為明與潛夫皆入告且請頒詔諭軍
民馬士英不聽問多爾袞傲謂不知南中已有君臣不措意諸臣亦惟議守江置山東
河北如敵土史可法獨請以監國即位詔示西北乃領書於山東河北河南以杜宏威
提督大教場楊仁宗鎮安慶黃斌輝順京口吳志雲守吳淞趙光遠提督四川給事中
陳子龍請募水軍督賊陷折代逼京師臣即與長樂知縣夏允彝中書舍人宋徵璧以
私財募士海濱以海舟入援及先帝崩益思復仇然必使江淮為根本則水師不可遲
海舟尤不可缺使江南諸郡共為門戶萬人亦不難教又疏陛下當臥薪嘗膽肝食宵

衣諸臣亦以報仇雪恥為事臣聞河北山東義旗雲集拭目以望南都其心固不忘明
也朝廷外置之何以收三齊扼守之城燕趙悲歌之士乎伏望速開京營節江口大
集舟師京口蕪湖相視險固使天下曉然於親統六師之意且使一軍自河洛出潯關
一軍攻武關出廣漢而巴蜀燕晉之師濟之則逆首可致又言臣入國門再旬人情澹
沓無異平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不知其可也不聽 初史可法清江留
其將士永綏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騎兵千屯京口浙江都司黃之奎兵亦至永綏軍
無律居民忿執數人沈之其黨以為浙江兵殺之座壘索門守備李大開呵之不聽怒
抽矢射之騎軍遂殺大開焚掠四出焚民居十餘里死者四百巡撫郝彪往戰之乃止
宏光帝使永綏等如史可法軍聽命以詔客兵所大皆受督撫節制以王變巡撫山東
以邱嘉為山東總兵官驛死 之 安微巡撫張亮疏賊勢可圖請解職視所向以進
討又嘗言南北之界惟恃一河若賊自河南主則無險可守今驟斷者且飽戰而賊
果渡河之臣所司何事略無稽核不為意塘報陝西地盡陷於賊亦不問我肅親王
豪格自大名招彰德衛輝懷慶屬邑多下衛王由檄等降東至德州濟王走死降臣王
結明紀事本末 卷一

永繁為招濟南降之史可法以四鎮故止江上不能進王變亦不能北 秋七月給事
中章正宸疏今之江南視晉宋尤難而偷息處寧臣錫鑒不聞獻俘武臣私門不聞
公戰老成引退不聞納誨諸生推堂不聞請纓以此為新朝氣象臣未之聞今惟以進
取為第一聞河北之人爭殺偽官效死朝廷今不為之聲罪致討是廢天下之氣也宜
命四鎮分濟河淮以通兩京之脉而後築井陘絕流津拒武關以攻賊不難也陛下亦
宜縞素親帥六軍則聲靈所至人切同仇今百司不稱行在而工作煩煩人謂陛下意
在偏安天下變生何以待之請命諸臣速簡車徒某故鎮某新增水師凡幾陸兵有幾
連儲梁稷凡木幾何折色幾何主費幾何客費幾何運將帥孰為監督孰為分關審
御形勢孰為設伏孰為出奇修爾戈矛繕爾城壘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天下大矣不患
無人應運而出也又言不漸誤國之臣則不激報國之氣且及鉅政諸弊更科馬植嘉
疏陳國本御史王孫藩言東南形勢並不納惟遣使北行冀通好高宏圖疏一葬格宮
於天壽山立陵園一割山海關外地一歲營財過十萬一國書宜稱可汗一使臣禮如
會典不願膝隨定而難其人給事中左懋第以母喪在北自請行詔加懋第兵部右侍

耶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河北聯絡關東軍務而以降人馬紹隆降將陳洪範副之
懋第督如使臣經理則請以洪範紹隆為使而假臣一旅專取山東如使北行則器臣
經理聯絡之命又以懋第紹隆乞罷之皆不聽類行言臣北死生未必願以辭國之身
得效一言願陛下堅復仇之志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
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郵勿以相議為必成勿以和成為足恃必能濟河而戰始能
扼河而守必能扼河以守始能割江而安遂行所齎金十銀幣十萬至泗州遇史可法
祭諸陵可法曰經理具文詔指在通和其速行乎故所見山東河北豪傑請效命者皆
不敢川廷臣亦惟狗故事以柳園諸役據陳潘夫巡按河南劉宏起李際遇皆總兵
官檄金聲桓屯揚州增淮揚兵至三萬為固圍以杜宏域楊御藩半文綬本皆光寶國
南又以書招史可法可法上諸朝詔使覆之略言辱承明教以春秋大義相責此列國
君薨世子未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君之體若天下共主身殉社稷昔宮皇子慘變非常
而猶拘不及位之說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何以維系人心號召中外紫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義懷愍亡國晉元嗣基
微欽崇宋高繼統皆於國仇未復之日亟正位號綱目卒以正統予之本朝傳世十
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貴國昔在先朝風膺封號載在盟府此殿下所
知也又言契丹和宋祗歲輸以金給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若乃乘我蒙難乘奸尋
仇規此幅輳為德不卒是以義始以利終為敵人所竊笑貴國豈其然古人樹德務滋
除惡務盡今逆成未伏天誅諒知掩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抑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監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案中至於牛耳之
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可法身蹈大戮所以不急從先帝者蓋以社稷之故傳曰竭股
肱之力加以之以忠貞可法今日鞠躬盡瘁克致臣節所以報也其後書履至可法皆不
報元吉馳疏吳三桂降于濟甯稱奉

大清攝政王旨取江南廷議款使已行不為意豪格兵入青州及東昌臨清張鳳翔棄城
走王整永招冀州泰安復降豪格尋以兵入登州萊州總兵楊武等潰遁路振飛方圍
董學禮於宿遷學禮潛降於豪格降將夏成德來接振飛解圍還成德陷贛榆值振飛

以憂去田仰代之盡反所為諸義兵皆散詔書又禁天下勤王聞者解體時聞賊黨出
繼陽攻李際遇行僞牌於東昌言以三十萬衆入曹縣金鄉參將夏有光言賊踞平陽
盡徒歸安太原紳士於西安略得其寔 秋八月史可法聞軍淮南遂及鳳壽光祿寺
少卿沈廷揚固請以海運舟為水師衛長江不報至是或請自海道以兵北伐廷揚歎
曰果是策行願作前軍復不行而使運米十萬石餉吳三桂廷揚不可不許竟東兵備
道郭正申言北兵取山東地貴州巡撫范鏞疏蜀狀 後懋第至滄州聞吳三桂已降
對平西王使人以宏光帝冊命予之告行意三桂不發書以獻多爾袞多爾袞怒馬士
樊假危懼名以越其志巡撫河南兼顧毫二州軍務 院馬史可法請由東河南江北能
守地衛民得檄為官無避木州判部侍郎賀世壽疏兵狀萬元吉疏流賊入秦垂涎東
南轉盼秋深出商漢則徑便襄城出宋豫則窺江北兵民積怨民必迎賊以拒兵兵既
疑民而又畏賊上游之兵趨而下江北之兵渡而南金陵備極何以堪此今舌戰徒紛
不謀實備不知諸臣置陛下何所前後所疏皆痛切亦卒如其言凌弱請乘機北伐亦
不聽委政羣小且夕荒淫遂禍深矣復東廠議者知必敗是月復贈吳三桂父母官命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王永吉職罪督山東軍務時共知三桂降劉孔昭等以自飾 院馬使都督陳謙討叛將
鄭芝龍為南安伯徵其兵入衛固遂以亡 院大帥既陳長江三要兩合十四陳疏命
為兵部添設右侍郎尋晉食都御史經視江防時阿濟格肅取山西地李過於府谷
走之降將楊方與陷濟甯明山東西地盡沒 九月高傑與黃得功於儀真史可法和
解之 院以張福成為都督督事充山東河北總兵官實無能為尋命黃斌卿屯九
江黃斌屯蕪湖采石鄭鴻逵屯鎮江加王之綱盜寇將軍鎮河南都督曹友義總黃河
水師命黃得功移軍桐城劉良佐趨歸德開封杜宏域諸軍屯廬州鳳陽池州太平移
金聲桓兵攻楚豫命凌駟聯絡河南北直軍務出白金十五萬使越其杰往河南募兵
屯田盡乾沒之以王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江東之地並沒 尙書黃道周諷馬
士英曰不入將立露藩乎乃受命陳進取九策報聞明年自請祭禹陵漸行上疏今欲
東收竟濟北略漳河西取應安然後問洛陽掃成德之松楸上見天壽其言誠難難得
一沈黎之將簡兵三萬齎白日糧出賴榆之韋橋東踰嶺車皮臨胸歷博興上嶺山抵
滄州千四百里間皆荒曠如墟邱惟臨胸安邱樂安陽信之間稍可因糧盡七晝夜力

則可自武清渡白溝祭十二陵而觀九廟還分爲二下臨清以收竟濟一下邯鄲以收彰衛川力少而功其鉅不聽時監軍宋勛疏臣民苟安江介非所自保江介諸臣苟存富貴非所以保富貴工部李濟言天下財賦秦晉屬賦賦代屬

清竟豫成賦賦屬廣無幾徵需彈於安撫兩撫常鎮竭於京口二鎮養兵上川者惟蘇松江浙且昔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豈有餘乎其言至明不聽河南巡按陳潛夫入觀言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未陷之地尺寸不可自棄其間集衆大者萬餘小者十人皆引領以待官軍今四鎮之兵且數十萬而齊魯津豫若安堵誠命諸鎮以一軍出鎮一軍出清徐使天下知朝廷不忘中原之心則人心思奮更以爵賞鼓之俾自爲守而我以銳師濟之寬則以耕急則以守注梁義勇臣糾集之旬日可十餘萬容臣自將爲天下先則河南下郡可復然後登河爲固南略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魏上之恢復可期否亦永保江淮此今之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爲虛設若不外拒專意內守舉中兵土地之利委之他人恐江淮亦未可保不報及還過其居一省真馳五日至今開封以劉洪起最忠勇請以爲挂印總兵不許 丙午史可法疏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七

以李成棟充徐州總兵官賀大成爲藩標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爲大梁屯田僉事胡勝中知睢州冷時中通判開封李長庚爲開封推官經略中原使所部總兵李世榮守泗州張大福屯瓜洲許大成將忠賢李棲鳳住睢寧劉學基住高家集張士傑住王家樓沈通明住白洋河馬應魁爲中軍副將翟大魁陶匡明爲旗鼓以胡茂植李木深爲高傑前鋒進軍開封以汪一誠爲參將以副使黃鉉主事何剛知縣吳道正分司糧餉知縣應廷吉軍前監紀又分諸汛地聽鎮將擇利以宿遷至王家營號絕險自任之疏請備馬士英阮大誠忌之置不應從之亦不報惟使出師可法言不食之卒豈能殺賊並不聽山是益困又急諸臣獵名位而以邊疆錢穀爲自贖或託病棄官去因言今日之勢必專主討賊復仇舍器兵餉無資會台兵無無人材皆不聽以左懋第北行止邱嘉謨等於山東河北毋敢和事是月許都復陷平之降臣方大猷等自許都江蘇修漕運聚糧牧南滿洲 冬十月以降賊臣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河北軍務縉彥以兵部尚書降復歸倡言殺賊宏光帝信之使以原官爲總督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樞劾之且曰縉彥何官願界賊乎不聽久以降賊臣黃國琦監王永吉軍縉彥

來行歸揚州一切索亂時湖北偏沅四川皆亂於賊後閩中亦蜂亂漳贛賊犯汀州之古田鎮殺掠甚酷聚羣兒襲中沸湯糜之或列孕婦射男女爲笑樂復有羣賊自興泉入漳州粵中賊亦盛有賊稱閩王總往來江西福建與諸賊應巡撫張肯堂等捕之

劉澤清疏准塔兵在沂鄆輟榆沐湯沛縣邳州睢寧州單縣開封歸德皆敵請使邱嘉謨濟海收登萊馬化豹柏永觀即故清河城修守之馬士英請以隆禮接北使錫王永吉以斗牛服暫之河上料理山東河北戰守侯左懋第歸請進止從之定江北督撫及四鎮額兵各三萬湖北巡撫額兵萬京營兵一萬五千銀米三四十萬輕重勢失又無糧左良玉疏承德將士餓且死趙之龍督黔兵萬里荷戈缺餉三月惟切實部臣始馬士英徵黔兵迂道徽州青國兵民相殺金聲等力劑之乃已越其杰至河南盡反陳潛夫所爲貪黷以濟時開封汝甯開列寨數百劉洪起長之及洛陽李際遇南陽蕭應訓皆爲潛夫所結是月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使其子三善告捷於潛夫潛夫飲之酒授以告身簪花鼓吹導出之三善喜過望卻謂其杰觀其賄及見驕坐詰之詆爲賊三善泣而去潛夫按諸寨皆列仗鼓吹送迎其杰至閉不納其杰諍之馬士英終徵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八

潛夫還以凌嗣代之是月閩粵賊攻雲霄破之官軍至賊走大埔高傑將王之綱入睢州傑發徐州之亂 十一月史可法帥師北伐至鶴鎮謀報夏成德陷海州分道沐陽邳州遂入宿遷又陷豐縣知縣劉燧走死明日可法次白洋河使劉燧基李棲鳳援宿遷成德兵遁遂復宿遷越數日成德復以兵圍邳州推官沈冷之固守再使基往屯於城北成德兵屯城南遙謂冷之曰好守而城母爲人得相持半月而去基復續榆沐陽海州可法以告馬士英笑之劉澤清疏作據堡守河之亂 分王縉田仰王永吉汎自安東至於徐州裁蕭縣礪山於史可法開封歸德於越其杰侯左懋第歸議之俄田仰疏滿洲兵已入宮沂降將趙福星陷宿遷哨馬及嶺榆沐陽乃命王永吉總督河防率澤清高傑以守張縉彥王縉分布河北移王縉駐淮上黃德功劉良佐擇地面軍援孫宿史可法既成期求中使糧糈皆不得疏言三月已來陵廟荒蕪山川鼎沸遂成風竄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足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僅存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僅保臨安蓋偏安爲恢復之地未有偏安而能自立者大變之初黔黎飲泣紳士悲歌今暮氣矣提塘之報皆爾

清兵必南水則募機船陸軍分列精銳而我河防百未一備人心渙散威令未行復仇

之師不及於關陝討賊之詔不逮於北庭一似君父之仇置之度外遂使北朝加我借
逆竊我使臣關我境和議之事必不可成皇上即非食卑宮臥薪嘗膽尚懼不及況
不然乎夫將之克敵者氣也君之收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張昔少
康痛心以出誓光武俯膺於河北卒能繼服奄有萬方臣願陛下為少康光武不願左
右之臣以晉元宋高為言也先皇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在北
之臣死賊既解南方之臣討賊無多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得
而甘心況在朝廷願可膜視諸貴臣及諸鎮悉前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為假
便宜而責成效至於討賊復仇最苦無食宜使內庫一切催解悉供軍需其餘不急之
工可已之費一切輟罷左右實獻朝夕燕衍一切謝絕盡賊一日未滅即深宮曲房玉
食錦衣豈能安享哉又晉江北有四鎮有督師有按撫有屯撫有總督敵寇若至何益
毫末且憤諸將位崇無門志請責成進戰每一疏成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
激而宏光帝於廟門及皇陵災風颶地三震略不省而命太監高起潛督江北帥許黃
續問紀事本末 卷一 九

斌卿移軍安慶以避左良玉加叛將劉承允右都督遂亂廣西詳兩廣初御史沈荃
宗疏疆場之情日變臣下泄番日深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貽危歲餉所入六百餘萬
淮徐四鎮及督師之兵費已二百四十萬江楚藩鎮督府京宮京口江浦之兵所需豈
異淮徐小民賣女鬻男有司吸髓敲骨應猶不足此非陛下臥薪嘗膽耶且北望山
陵麥飯無展中原河北淪為異域設中更磨烽火則稅駕何所至是以王永吉等久
無功奮疏勸之曰永吉失機之將先帝拔為總督力不救國危奉身先賢張縉彥騷典
中樞率先從賊如二人者即赤族亦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遂巡觀望何以見先帝
於地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德祖皆化龍豈容假
臥家國詔逮等釋永吉縉彥勿問以許定國杜北將軍印鎮守開封宛平卒致離
州之變詳四鎮是月左懋第自北歸至滄州多爾袞使執之而縱陳宏範和議遂絕
宏範已乞降且請南歸劉澤清等以降叛慮懋第發狀馬紹愉降懋第抗節死
殉節 十二月陳宏範至北八日至廷臣主抗節不合時變使臣將命不能委
曲以詆懋第宏光帝曰朝廷大費金錢期與賊何惟抗節我自強款和原不足恃

諸臣其秣馬厲兵以待宏範又譔黃得功劉良佐陰乞降而請加恩其從官戴英劾之
曰今正使陷敵而羣吏進爵不可乃止以邊事急詔王永吉防河北張縉彥防河南復
風使李際遇任維揚至河王之綱自永城至蘭陵許定國自甯陵至開儀劉宏起自祥
符至汝州曹友義任邳州已張士儀任邳州已東際遇宏範已陰降衆不知史可法
嘗議屯田邳宿使秦士奇築黃河橋以度礮其境綿長士又疎不能任重其客言不可
不聽卒無濟馬士英後言北兵縱至賊勢尙強豈無後慮且赤墜三萬澗水八千足定
江左況今兵力百倍於昔痛飲黃龍在諸臣之効厲耳淮遠侯常延齡請守九江又請
自討賊不許大學士王鐸請視師江北以復仇為名亦不許惟使高起潛以勇衛營屯
浦口日督師已行女為之應有警而後行起潛亦不出史可法至夏鎮聞邳州被圍凡
三日高傑劉澤清皆告急可法以兵援之詔旨亦至可法疏使旋利議無成冀以全力
禦賊今將分力以禦

清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有心者方以為危身之場無識之人轉為快意大事有甚
於賊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乎釋此不問而日譚干戈於心忍乎利既不成惟有賊耳職

續問紀事本末 卷一

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乎聞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恩痛憤無然泄者凡七上疏
皆不報高傑至徐州程繼孔伏誅詳四鎮準塔兵自濟甯沂州廟灣三道進趨邳州豫
親王多鐸自西北至於懷慶李際遇舉衆降引之自孟縣濟寧將黃士欽等遁遂至洛
陽張縉彥遁沈邱史可法飛疏告北軍及我總城一河今長驅而來且夕難保乞諸多
休以黃得功劉良佐屯頭毫高傑守徐浦戮力同心無分畛域猶恐東南半壁未可保
也不報多鐸逼邳州軍書至宏光帝並不顧除夕居新宮宮不樂羣臣問故曰後官
寧叔明年南郊復無新祥太監韓贊周泣曰臣以陛下思先皇帝考乃作此乎時冬至
不郊天移之明年沈崇誦論不聽夜半鳴鐘外廷駭異門啓乃求假而演劇也
宏光元年詳元王亦立於紹興春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大風雨免朝更史可法以軍飢
勸斷酒肉乞罷不許其繼城疏元且者臣子稱觴之日正陛下臥薪嘗膽之時宜罷長
夜之飲指角觥之戲省土木之功節浮靡之費徹戒百工後私圖而急公仇疏入嘉之
而不能川河南副將劉鈔郭從寬以兵執長葛諸賊官劉洪起擊賊於襄城大捷先後
凡斬三千級詔進洪起三秋胡茂植等次虎牢馬士英召江北兵入援可法疏北

兵部至宗社可憂大理寺卿姚思孝尙書寺卿李之椿工科給事中吳希哲皆請守江
北母徽軍勳臣鄧文昌詣宮門力爭宏光帝然之士英不可且促帝手書召可法可法
遂自浦口濟俄良玉死其子夢庚僭立主軍事連陷九江湖口建德東流至安慶太平
黃斌卿黃得功先後敗之於銅陵於五河詳左詔阮大猷率兵會朱大典防江上以
劉洪起爲總督汝甯開封等處援勦總兵官改王永吉總督河防兼撫鳳陽淮安廬州
旋命兼撫揚州時羣臣多不入直孟夏時帝降位亦鮮宏光帝不問辛酉多鐸發歸德
分道礪山亳州許定國導之至徐州李成棟奔高郵王之綱自亳州降多鐸入徐州權
知府胡勝恩請急濟多鐸望河勢駭欲殺之勝恩請曰日果有備死未晚從之萬曆爭
浮瞬息而濟於時高傑軍還揚州史可法入援自歸德至象山數百里無一卒多鐸遂
入盱眙趨泗州未至二十里遣兵奪浮橋守者燒之逼泗州守將李過勦以城降遂濟
淮史可法次草鞋夾聞已破良玉軍請入謁馬士英以淮撫勦促可法馳還守徐州泗
州可法南向拜痛哭濟江內寅至六合檄總兵侯方巖救泗州次天長檄諸將會討貽
單騎冒雨行三日檄督軍糧方巖過多鐸兵力戰而死可法聞之亟自白洋河走揚州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十一

高傑軍謂許定國至新開夜遁舟楫皆空鄭鴻逵楊文驄阻江擊之標將張天祿等在
屯所檄之皆不至獨與劉肇基以二萬人城守援泗州軍申火藥數十萬皆失明日監
餉耶中黃日芳使川將胡尙友韓尙良屯茶黃灣應廷吉以夥泗之軍也瓦密鋪又明
日主事何剛以忠貫營至方食食哨兵突至射殺從人諸將大駭尙友等擊之斬七人
廷吉等退屯邵伯湖李棲鳳高岐鳳將劫可法降可法正色曰此吾死所若等胡爲欲
富貴者幸自便也兩人知不可遂叛降多鐸自天長六合至揚州諸潰兵及張天祿韓
尙友等先降多鐸得其舟凡數百劉肇基請劉良佐黃得功進屯穎毫以助之許定
國賊殺高傑於睢州以其部叛出降並請南攻史可法躬自淮揚馳撫之是月阿濟格
入西安略定陝地尋並甘肅下之明陝西甘肅地盡沒詳左二月以阮大猷爲
兵部尙書猶視江防罷九江標兵餉六萬袁繼威爭之不聽諸罷亦不許加派福建餉
金二十萬以朱一馮者助餉沒其田里一馮走海中械其子諸生長源榜之隨其二指
諸勦賊武臣競以助餉名告許破人家乃下詔招勦惟民所樂輸抄沒偶行之豈奸人
獻媚之地給事中吳道復言諸虐商民者謂嚴糾而使給事中倪嘉慶等加瓜州儀徵

鹽稅史可法疏爭之不聽請以李本深提督高傑軍不許使高起潛安撫之盡其卒返
揚州可法自劾無功報聞三月命總督何騰蛟襲賊之亂詳左以黃斌卿挂征蠻將軍
印鎮廣西方國安爲總兵官挂鎮南將軍印防池口移黃得功屯廬州罷安撫巡撫以
朱大典爲兵部尙書巡撫應天安徽軍務命越其杰凌明守開封歸德以太監喬尚忠
總理兩淮鹽政尋以錢繼登爲總理並視江防是月左良玉反阿濟格追賊出陝西遂
至鄖陽巡撫徐光啓迎降阿濟格略湖北地沿江追賊至於武昌詳左多鐸軍入虎
牢分道南陽龍門爲三路南陽副將李好遇降乙酉多鐸入鄖城又入西平劉洪起卻
入楚辛卯多鐸入上蔡開封南北望風降王之綱還宿州李成棟遁徐州已多鐸兵
入歸德于子多鐸兵入穎州連敗蒙城太和劉洪起以其部力戰光黃間疏晉北軍之
來勢若破竹恐遺南京憂王永吉言徐鍾孤危何以保江北請使史可法衛允文共保
徐州不應許自植直登柳座妄語白應元入颺罵亦不省史可法在揚州與諸將分
汛地自儀徵天鰲洲載黃得功三汶河進東裁高傑軍自任西北門應廷吉諫不可請
移軍泗州護陵縣節制諸將然後北伐可法是之召水師將劉恒祚孫恒錢鼎于光至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十二

江浦將會黃澤芳絕洪澤至盱眙值左良玉擊多鐸軍曰即其未定可破也可法慮不
敵不聽多鐸屯軍班竹園以待砲別檄平塔等軍狗淮安期會揚州劉澤清田仰大掠
淮安走入海俄而多鐸以砲攻揚州城墮可法爲巨靈臺泥補之多鐸使降將李遇春
招可法可法數其罪遇春言公忠貫華夷而不見信於朝死何益乎可法命射之已又
使人齎書至可法不視並其人沈之西門尤險身自任之丁壯多鐸使人爲黃張兵至
城中就之則反戈門城遂沒可法死之多鐸屠揚州凡十日入瓜洲戊寅宏光帝召
羣臣議遷都錢謙益執不可馬士英以黔兵千屯鴉山期走貴陽阿濟格自江西北
岸東入皖多鐸至瓜洲謀渡老鰲河編木乘風礮壞京口城壞楊文驄言自願之馬士
英捷偵者而宣文驄使於是警報寂然五月壬午朔以李彬巡撫河南其地已沒趙
之龍密使如多鐸軍求降卑朝不知癸未左良玉誘執九江巡撫袁繼威安徽巡撫張
亮降阿濟格兵逾采禾河而還良佐託勤王名大掠廬州鳳陽走淮塔白清河口濟至
高郵李成棟降淮安通州泰州皆沒丙午百官賀重午宏光帝以演劇不視朝分蘇松
常鎮爲二撫以楊文驄巡撫常州鎮江兼轄揚州沿海軍務當江南危急宏光帝猶選

淑女於元卿殿飲酒淫樂醫者小兒捕禽蚡稱上用人不敢犯官府內外一切惟馬士英及小奄田成等指及遷都議不決益斷士英曰使我為帝今若此將焉置我士英惟恃走貨陽為吳希哲所折與韓贊周慮九德謀下諸門鍵辰敢而午門之戊子大風雨晝晦馬士英王鐸蔡奕琛陳于鼎張捷陳盟張有譽錢謙益李喬唐世濟楊維垣秦繼張孫振趙之龍錢增凡十八人密議於朝餘無聞者頃之李喬唐世濟大聲言降志辱身亦不惜矣或叩諸其後則曰兵雖急不足慮蓋密籍趙之龍以降宏光帝若不知楊文聰鄭經鄭鴻逵居金山及江南惟日轟礮報捷多鐸亦取瓜洲開放舟入江大發礮江水皆沸連夜聚几案點香火亂流示濟而使使將自竹塢渡冒霧進已丑辨色達南岸升早鳴螺繞十餘卒守兵大潰文聰及巡撫霍達走蘇州綵湖逸走福建沿江上下無一屯戍實多鐸濟江遂陷鎮江府宏光帝聞之盡開城門韓贊周曰兵單力弱和守一無可恃不若親征濟則以保社稷不濟亦可全身不聽召梨園與酣飲辛卯夜漏三下啟通濟門出韓贊周從羣臣無知者宮女優監雜詣西華門內壬辰麻爽馬士英僞奉太后遁城中大亂趙之龍封庫府懸示此地已歸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十三

大清其各安集民不聽共出太子立之之龍鋼之詳太子是日宏光帝至太平劉孔昭據城不之納宏光帝走癸巳至蕪湖黃斌卿先遁乃趨黃得功軍匿於總兵翁之璘舟得功往見驚且泣曰陛下死守都城臣等猶可為力奈何信好人言輕率至此臣軍單薄何以能處宏光帝曰舍卿無可恃者得功泣曰願效死謀奉之適浙江朱大典阮大鍼亦至以為督師若無輜輳紙署衙予之多鐸自丹徒金壇旬客至南京軍於郊趙之龍及降臣徐允爵王鐸錢謙益諸人冒雨赴軍跪而降多鐸受之使謙益入清宮因導其兵自金川門入多鐸始信距宏光帝去十日矣丙申多鐸入南京於是勳臣魏國公徐川極保國公朱為綱隆平侯張拱日臨淮侯李述祖淮甯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祥安遠侯柳昌祥永昌侯徐宏爵定遠侯鄧元都項城伯滿應俊大興伯郭存義甯晉伯劉允極南和伯方一元東甯伯焦夢熊安城伯張國才洛中伯黃九鼎成安伯郭永祚關馬齊贊元皆降文臣蔡奕琛李沾邵之麟李喬朱之臣梁雲構李緯陳于鼎陳正授李景濂劉正宗張居仁陳之遴錢增陸則丁允之王之晉張孫振徐復揚袁宏勳王愷數百人皆降多鐸受之宴之龍以牛酒使位朱國鼎上予以八寶貂帽貂裘銀鞍金鐙

之龍餽多鐸以鮑魚珍珠味又大集梨園宴多鐸令諸臣去髮燻武而不及文李喬首易服去其髮多鐸罵之劉孔昭乘太平擁舟入海馬士英攻陷廣州遁之浙多鐸使尼堪屯齊追宏光帝過太平至蕪湖無一卒拒禦至蕪湖宋大興方國安先發杜宏城軍屈黃得功為殿市行而追者至欲絕江北不得渡得功自刎死宏城軍盡潰叛將田雄馬得功共入宏光帝舟劫以降親負之登丙午屯齊執宏光帝入南京太后及妃從民競附之多鐸與譚詞以太子及出走事不能對幽之江甯縣署之龍謙益為多鐸檄諭蘇州杭州謙益屬文極言護兩京陵廟葬帝后梓宮及優待宗藩之德且曰誰非忠臣孝子誠天命之攸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所為大丈夫所以自決也幸三思而早圖之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之龍讀以其私人黃家範為安撫使謙益使其私周荃副之狗丹陽常州無錫比下益南至蘇州甯遠及巡按御史周元春逼楊文聰突至執家範殺之荃走免文聰亦棄城走六月博洛兵入蘇州廣德松江皆降其兵益南連下嘉興湖州甯波杭州劉洪起戰敗於汝甯走平頭寨死之於是明河南湖北安徽南直浙西地盡降秋九月多鐸以宏光帝北去太后在道人水死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十四

順治二年隆武元年春三月廣西僧自稱宏光帝貴州巡撫念思恂以告隆武帝詔奉迎廷臣曰即真甫棄國亦尊奉爾無迎請理已知其僞戮之夏五月宏光帝以內間蘇松之間義師亦旋燼詳東南煤山殉烈字山元黃北望無君南中臨國區區江左宜為夏之成旅爾他臣仗義傳檄興師河北固有義兵山東望如時雨則兼旬以取孟達一軍直出中山兵之計也時之應也僅饑饉陳陳籍籍不飭徐宿之北無符籙之兵登萊之濱鮮劉寶之卒陸祖汪黃而味軍如南宋日談淮泗實安於江沱可痛惜者一也不入陳子龍之言不納潛夫之說不用凌嗣之謀不獨劉宗周之籌不從袁繼威之疏擊之陳東宗澤飲憤徒然盆子聖公識見一徹可痛惜者二也王永吉張縉降者通者總督南河丁啓睿越其杰衛允文舉且快者開府南北田仰楊文聰黃斌卿鄭鴻逵唐且儒者防制江淮此猶金歸河洛未不守以韓岳而用李孟齊守聊城燕不守往樂讓而何況濟南清甯視如敵國則主辨固可痛惜者三也至於

支最苦是以背見善戰向失濠州器雖存未恢漢祚蓋垂翅奮翼若是難也何
况奸佞盈朝奄廢亂政內空著士外無師儲一二健將無過高傑王之綱之流此
皆憤憤小憤憤中腹生草竊得庸敢當爪士宜乎風聲鶴唳奔潰不遑長江大淮
拱手推讓豈一姓不再興哉抑坐而待亡也且夫福王嗣明者也而或曰何人子
或更爲之詞君子師鑑之意不載疑似之言主於人朝踐位費改元亦不與
隆武水應特書並紀何則年鈞德下著烈龜著勸亂求才事戒膠執器以降數固
非高光之流親以親先祗出貴陽之見何况迎少康於遷荒奉哪哪以繫統紀年
之籌固無可易君子不能謂山崧之得國正也得國不正則書少畧焉又其始末
至閭荒淫得過且過比擬庚申則非其冥亡元之報轉彼繼元固有天塹半壁之
雄及至中馬臨邊牽延坐議金甌如故降表先成抑叙實無心近臣竊懼亡國大
勢蓋應爾耶將八月爲君愷果定耶台城再入油扇青衣宗社是棄與機誰悔炸
刃纔來鐵案竟斷雄雖削臂馬復喪元而柴市招魂冰山絳錄未嘗不歎劉銀大
石亦足豪也顧江東王氣於此燼已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續明紀事本末卷之二

馬阮奸迹

江都倪在田甫輯

崇禎十五年夏五月以馬士英提督鳳陽士英貴州人巡撫宣大爲王坤劾論罪流寓
南京同年生阮大鐵儼逆案亦係南京遂相結周延儒再召大鐵求用不可乃爲士英
貨延儒以萬金延儒畏物議久之乃以士英爲兵部侍郎提督鳳陽大鐵仍失職
十七年春三月莊烈帝崩南京諸臣議監國時崇禎諸王遠莫致在淮安者福王序親
而失德歸王右賢登錢謙益及袁事雷演祥以爲言且曰福恭王親神機幾釀大禍立
其子將修三案禦器大器張慎言姜曰曠然之移牒吏可法言福王七不再馬士英
獨利福王恩其恩歸定策功爲語可法立序以賢倫紀不可泥而陰結劉孔昭韓晉周
本福王便告路振飛振飛以外臣辭再告可法可法更天器七不可替答之士英遽反
汴黃可法以序以賢舍福謙其誰立且謂諸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合疏奉迎連軍
儀微勢張振更可法高安國若爲言不得已從之 甲申南京守備魏國公徐炎基等
將迎立宏光呂大器畏兵部不肯署李沾阿士英匿聲言公獨持議沾得以血灑衣衣
續明紀事本末 卷二

矣孔昭復助之督大器無如何乃以福王告於廟 夏五月庚寅福王監國於南京明
日視朝靈壁侯湯國祥首許戶部選授狀語復停韓晉周此止之監國福王不能開羣
臣亦不願惟議奉王遂即位史可法及御史祁彪佳謂是舉也宜且緩示天下之衆以
公心乃少止 王辰廷推劉孔昭欲與列史可法折之孔昭果士英盛氣以競衆推鄭
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及諸人孔昭復舉阮大鐵可法言逆案先帝所定必不可乃以士
英爲東閣大學士兵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鳳陽如故士英方負定策功謂必
相開督鳳陽大怒請入朝拜表即行擯兵南舟楫千餘焚掠淮安西門外路振飛王楚
標之三日乃定士英遂上疏勸進且以史可法七不可告可法始不安 王寅福王
即位於南京韓晉周請使士英爲督師留史可法居守士英遽語可法曰吾自擒劉超
平老回回筋力慙矣君鎮皖城樹奇績淮陽士民望如父母督師者非公而誰又就高
傑等疏請之可法知不容亦頗慮士英不能守淮陽乃遜謝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
豈私項踵以長寇仇乎 癸卯以馬士英爲兵部尙書入閣辦事士英遂與相又蔭一
子錦衣僉事士英疏迎國母尊恭王位號選淑女移藩王皆逆宏光帝旨與朱國福誣

効路振飛龍之文運以侵餉速開淮安士民訟之乃止以田仰代其私也受丁嚴密則
以爲河南勦剿則寇官訊莊元宸謂之不可以中旨授主事以折之俄加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時詔起廢籍而令並案無昭劉孔昭必欲爲大賊乃飲諸勳臣酒謀逐張慎
言湯國祚趙之龍諸之台慎言薦英特鄭三俊孔昭劾之廷議武臣無與餘政理孔昭
益忿庚戌朝罷孔昭望國祚之龍言慎言爲奸邪排抑武臣聲激殿陛羅萬象爭之孔
昭競不已舉刃逐慎言聲殺此賊慎言避之行大亂韓贊周大叱之乃納刃伏地
痛哭宏光帝責以宜和衷乃出復誣劾慎言詆三俊且言慎言迎立有二心不可不誅
慎言就戮因乞去萬象就首對四鎮改更爲加兩鎮衛非不用武臣票擬參駁職由內
閣必並歸勳臣文臣可勝遂就御史王孫德言奈何廷辱家幸男曰高宏圖言用人
言之職孔昭一手持之非所私則爲奸邪薦排實出自臣罪不減於慎言夫朝廷
尊於李勉天子贊以叔孫臣泰輔御坐視宸陛幾於訟庭愧死無地乞賜罷斥妾曰廣
亦求去宏光帝不能問便慰宏圖曰廣慎言而止然孔昭是舉馬士英實賊之史可法
聞之嘆曰無禍起矣疏言先帝用人無成心失其過有可原即諸臣謂不可何至痛哭
請開紀事本末 卷二

呼聲絕滅法使顧鎮悍卒益輕朝廷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在臣工何能
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失忠若各執成見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至此而開
臣不願諸臣存此見也惟遂不用會黨繼成入見言馬士英引高傑渡江宜使往輯宏
光帝謂此彼所不欲也乃止蓋自可法行孔昭士英益無忌宏光帝方以翼戴功進諸
勳臣內監祿蔭湯國祚劉孔昭韓贊周盧九德皆與國子典簿李模疏議者朝廷之
爭幾成兩市原擁立之事皇上不得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必大慰先帝
殉國之靈庶膺陛下延世之賞至於絲綸有體因大僚而過繁非下宜嚴勿以泰交
而稍越繁縷可借勿因近侍而稍寬然後綱維不墜威福自隆也報聞尋遷模河南道
御史模觀馬院狀曰不可爲矣遂引去時宏光帝猶召對論高宏圖馬士英姜曰廣國
家多故倚賴良多行政用人朕所未習卿等所論無有不從何可謂去宏圖因言慎言
清慎孔昭挾制及近臣貪賦狀宏光帝言朕亦知諸臣受賄出之袖中誠可唾也馬士
英旋請增淮揚兵三萬亦從之及宏圖等相繼去士英當國遂不復詢外事 六月高
宏圖請開事摺漕江上灘士英也宏光帝許之初阮大鐵在南京談兵擊劍觀以邊

材見金壇周繼無錫顧景長洲楊延樞貴池吳應鑒蕪湖沈士柱宜興陳貞慈餘姚黃
宗義鄧孫萬泰等惡其人作留都防亂揭討之大鐵不敢出國子生魏學濂大中之子
也大合經昌期左光斗高攀龍及諸死電禍者後出其訟父冤血疏共讀之並執手罵
大鐵大鐵含刺骨益結士英孔昭及太監韓贊周李永芳時北都陷中官益南奔大鐵
因贊周備結之日爲尋東林賄貴妃福王狀詆史可法等諸閹信之修陳其材士英又
言大鐵有邊將材山居移書定策魏忠賢敗聞其籍無大鐵名宏光帝信之值宏圖
鎮江士英使以冠帶入陳川兵四策及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險俱稱旨將退士英曰大
鐵名在逆案實非其罪大鐵即陳已枉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舉朝駭異遂圖
鎮江歸曹先帝定逆案以還羣邪大鐵竭忠言擅改即如士英言諸侯會推士英言
若此大鐵無用理已非納賄何必廷推宏圖卒不可且乞去娶日廣疏前見文武交觀
無術調和近親逆案掀翻愧不能弭使先帝十七年之定方頓付逝波維新之時惜哉
此舉夫祖宗會推之典萬世行之而大鐵起自內傳糾紛勳吏册昭然不可不鑒今
又創一術但求對面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志類勝之服夫先帝一懷陰
請開紀事本末 卷二

慮後患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進明無他士英憾不釋是日召兆恆進逆案馬士英亦進
三朝要典以亂之 丙子巡按湖南御史黃樹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謝而斥士
英不法狀淚與聲流宏光帝大感動顧高宏圖言卿其識之且命謝近座前益數其罪
以笏擊之願與同死士英號宏光帝不應志孔助謝言韓贊周叱志孔執之宏光帝使
姑退謝復疏士英十可斬罪略書鳳陽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巧卸重肩一可斬國步初
定人失必死士英掩督三軍勞績安在勳謂勳苦二可斬奉命討賊未出斬黃奉命討
闖未出壽春三可斬賊僞尙書周文江導之入謀下江南士英得賄以爲養將四可斬
僞刻賊印謂黃鼎得之權鼎則將已亦上貢五可斬皇上嗣位天與人歸士英輒稱山
我六可斬生平至貪至污幸脫逆案一巨得志遂薦阮大鐵大鐵居則匪類出則奸臣
士英獨言用人行政必始大鐵七可斬竊食兵家肥瘠乃自用將施恩悉云由我
八可斬馬匹器械營列私居不嚴宸蹕九可斬上得罪罪祖宗下得罪百姓十可斬宏光帝
語贊周士英如此宜退避士英僞乞休盡移其直衛之具出私賄小奄川成張執中泣
上前言非馬公不得立馬公去天下讓皇上爲背恩且士英去誰念皇上者宏光帝默

澤太僕卿謝陸上柱國三人已降時不能核復以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庶事謙益以議立藩王與士英左懼禍更疏頌之士英引受職謙益復力薦阮大鍼嘗使其妾奉解媚之機卒不釋 丙寅張慎言致仕去慎言屢求去且陳其歷官危厄狀又言為官至陽城臣子投危死國難家變痛無生理乃資以銀幣恩蔭許其去工部侍郎程註亦致仕去吏可法疏爭之不得馬士英更請擢張捷補其才 癸酉呂大器罷士英以定策惡大器李沾以張慎言故疏劾大器當迎立時紆回不進劉孔昭怒形於色臣面斥其非大器始俯首明日迎駕猶欲遲留且未定武臣封致敵殿上之爭宏光帝嘗朕遭百六何心於大寶定策諸臣朕已知之大器逆知士英等將啟逆案人遂劾士英擁兵入朝覬覦政地逆案先帝手定者悍然不顧欲降阮大鍼於中樞且士英何功條而尚書宮保金吾世隆其子銅吳為都督女弟之夫未履行陣遠使總戎姻婭田仰越其杰楊文聰先朝罪人盡登職仕夫鄭三俊吳牲臣不謂無一失而端方直諫終為四海之歸士英大城臣不謂無片長而邪惡奸回必釀無窮之禍宏光帝以和衷慰之且令進逆案士英憤甚劉澤清阿士英指譴大器薦張捷鄭之將張振光斗大器致仕去

續明紀事本末 卷二

四

繼後愚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進明無他士英憾不釋是日晡晡進逆案馬士英亦進三朝要典以亂之 丙子巡按湖廣御史黃樹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謝而斥士英不法狀淚與聲流宏光帝大感動顧高宏圖書卿其識之且命湖近座前益數其罪以笏擊之願與同死士英號宏光帝不應志孔助謝書韓贊周叱志孔執之宏光帝使姑退謝復疏士英十可斬罪略言鳳陽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巧卸重肩一可斬國步初定人矢必死士英聽督三軍勢結安在勳勳苦二可斬奉命討賊未出輒奉命討賊未出壽春三可斬賊偽尚書周文江導之入謀下江南士英得財以為養將四可斬僞劉賊印謂黃鼎得之擢鼎副將已亦上貢五可斬皇上嗣位天與人歸士英輒稱山我六可斬生平至貪至污幸脫逆案一得志遂薦阮大鍼大鍼居則匪類出則奸臣杜英獨請別入行政必始大鍼七可斬竄食兵家肥瘦乃自用將施恩悉云由我八可斬馬匹器械營列私居不嚴宸蹕九可斬上得罪祖宗下得百姓十可斬宏光帝語贊周士英如此宜退避士英為乞休盡移其直衛之具出私賄小奄田成張執中泣止前非馬公不得立馬公去天下讓皇上為青恩且士英去誰念皇上者宏光帝賦

然成即令士英復入直知謝倚左良玉不能問惟責志孔罪又偽稱士英為乞恩有雅量並志孔免之謝復十疏劾士英詔使還楚少詹事徐亦劾之不報浙嘗陳時政凡七日辨人才課職業敦實恭勤廉恥核名實納忠讜破情面尤以恩仇朋黨為言柳昌祚劾阮東林魁巨與復社奸人張采華允誠楊延樞顧吳為狼狽因舉其討金陵檄中語以證之然士英頗知辨其疏併亦去 秋七月以張有與為戶部尚書有譽負清望士英將為大鍼地結田成輩為之高宏圖言有譽宜用中旨必不可行與給事中章正宸封還詔書曰陛下知內批之故乎鄙夫悲失乞恩內庭線索關通巧為之說先帝已誤陞登容再誤不聽昌祚又受士英指薦大鍼正宸力爭且乞放歸士英惡甚轉正宸大理寺丞使不得言陳之龍亦言舉勅封前轍固在異日邪奸乘間臣等聽之則俾門開爭之有例矣願陛下慎持之亦不聽 詔定從逆諸臣罪阮大鍼畏妨已以北都降臣頗預清流倡言彼攻逆案吾為順案以偶之以李自成偽號順也馬士英遂劾陳名夏周鍾緩決為非是命再議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國仇未復辭職自稱草莽孤

續明紀事本末 卷二

五

臣疏陳四事馬士英阮大鍼高傑劉良佐皆惡之宗周知不容抗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予之乃以屠蹕微勞晏然入閣普中樞者非馬士英乎於是李沾劉孔昭譴然相訟孽陰且翻然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升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引而閣部諸臣次第去矣高傑一逃將而奉如驕子則士英翼之劉黃諸鎮分滿江北則高傑倡之京營祖制皆界勳臣皇上即位即有慮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職總之兵戈盜賊皆小人氣類而生而小人與閣臣往往相為表裏自古未有閣臣用而將帥能樹功者惟陛下首辦陰陽消長出士英仍督鳳陽總理諸鎮即更可法未即還亦當自淮而南居河南開幕府與士英騎角京營提督宜急寢之書之史冊為宏光第一美政詔褒之促其入士英大怒即日乞休且揚言宗周所稱不用新命宗室朱統鉞誣劾宗周請彈鳳陽以罪宗處士已與史可法伏兵丹陽立諸王會浙江巡撫黃鳴駿次京口其標兵與防將關士英懼信之劉澤清等疏又至 舉朝駭愕高宏圖請論相衷宗周始受命陳子龍疏懇臣懇直恐復生異同使陛下有疑畏君子之心諸臣有同歸之志將誰與寄不聽時福府故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子弟競極官蔭劉孔昭得以降賊宰相錢位坤

為馬士英阮大鍼甚惡姜日廣必去之使朱國弼劉孔昭交劾為黨值議復嚴衛日廣謂嚴衛不除宗社且不可保郭彪佳亦疏爭日廣擬旨命之不從則自疏爭之士英大鍼益怒孔昭既思以田仰代史可法又惡日廣朱統緒希其指劾日廣於定策時有心詞及張恒言呂大器史可法宏圖擬按統緒罪宏光帝人士英等語厲聲統緒宗室何可重罪而責宏圖謂召史可法為非是越二日統緒再劾日廣五罪語極譏諷且謂置劉士祖王重楊廷麟劉宗周陳必謙周鍾雷演祚於獄其疏皆大鍼草不通政司入給事中其彭年謂非制劉士祖言日廣動骨懲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確有公論統緒何人不由職司飛奏越告皆不聽惟言朕遭百六之運復值文武交爭舉同日其水亦不化才就將興天下事不墮再壞士英等卒不懼宏圖再請召可法入直不報遂乞休士英矯旨詰責之宏圖益求去八月晉馬士英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予廢世英欲假危疆名使阮大鍼巡撫河南眾不可乃以越其杰為之其杰士英妹倩以貪敗起自廢籍至是使開府阮與劉澤清馮張捷徐宏基阿之復疏薦捷遂以中旨起捷更部左侍郎鄭正宸爭之大理寺卿姚思孝亦疏諫士英矯旨責之阮大鍼既切齒於

續明紀事本末 卷二

周鼎以重演所出姜日廣時並遣之至是主下之獄及事急鍾錫陳其衷以將求解於馬士英阮大鍼已便遷者日順鑄遂為所得丹衷坐請御史羅萬爵疏証錫鑄及葉林人始阮大鍼雖召對張恒言高宏圖以力爭士英為遲疑屢思以中旨為大鍼地卒不克至是竟以大鍼為兵部添設左侍郎禁人言蓋柳昌祚薦之劉宗周疏大鍼晉爭夷垣死魏大中即才果可用臣猶慮其病世且故事九列必延推中旨頻糾糾之漸大鍼進退實係興亡又嘗言逆案中得則彪虎之類勢將平反三年無改之謂何熊汝霖言大鍼果知兵當置之於外若優游司馬則潘注何為且言馳使四方猶見用者皆不聽大鍼尋兼食都御史巡視江防疏天下事盡壞於黨人今不壞再而君上歸職一己性命竟置不顧惟從事於構陷之場先帝非喪邦之君諸臣必結黨以蔽之黨既而高皇百戰之基先帝一家之命破壞崩阻矣把持之臣卒亦不免於拷掠其傷心從賊狼狽逃回者天誅不漏已亦何益之有其積怨如此其黨趙之龍目不識丁李沾便疏為莊烈帝請廟號而謂帝實無可思其無狀又如此九月浙江布衣方震乾劾馬士英下之獄劉備同降於張獻忠黃國急捕之士英以其罪便後為鍾去因使鍾

疏辨士英効之又使朱盛澍劾嚴制學宗貪賄激變內批逮謝不至下刑部逮之亦不至士英不得已免其罪而擢盛澍池州推官阮大鍼以舊隙逐原任尚寶寺卿黃正寅甲午姜日廣罷日廣既被污御史陸朝黃耳鼎復劾其與劉宗周徐石麒款君黨惡劉澤清亦攻之其繼成疏辨不聽日廣力求罷許之明日陸辭官臣得罪權奸幸歸田里臣去皇上宜慎國事士英大怒詔為賊叩首乞休而類以翼戴言日廣叱曰朕豈大臣居功地士英言汝立潯王功安在帝兩解之日廣既出士英追貶之國督師馬士英未劉宗周周鼎宗周再乞休許歸職歸職行疏五事日修聖政振玉綱明國是固房亦多則為說出之日士英無難給事中與趙鼎事相繼而後

續明紀事本末 卷二

擢川文臣今何以便置者必用疏入士英大怒矯詔削俸三月未幾復言朝端議論日新宮府揣摩日熟自少宰卿貳悉廢延推四品監司竟無參予一人未用舉朝目為黨人一官外選當事皆為可殺黃白充庭青紫盈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稅駕之地乎不報俄袁繼威疏留宗周亦不報叙江北歷年功再進士英少僕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世襲錦衣衛事史可法疏用大鍼者以才爭大鍼者以逆大鍼即可用何必罪爭者不可用當從羣議不可以一人敗天下事不聽馬士英既令童生納銀凡上戶五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應提學道試溧陽知縣李思模不應奪五級又開助工例武英殿中書九百兩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千兩推知銜二千兩監紀城方萬千不等把總游擊參將都督各數千金不等都中赴者如狂民間為都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之謬然人官者惟兩殿中書及改貢銀其他及進蔭起廢之金皆人士英等索御史郝某徑詣士英以賄賂餘金助公費不省尋復稅酒斤一錢又徵洋船稅其數不一民間云掃盡江南銀填塞馬家口許都黨復阮大鍼謂左光先激之謂逮光先及前東陽知縣孫篤梁郝彪作疏光先出境